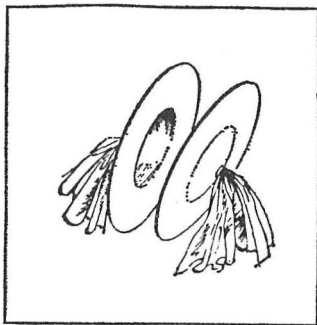


聲聲聲聲



聲聲聲聲

編者先生：

本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以撒·辛格的作品，被譯介紹國內讀者的，早在民國五十六年，就有趙堡（筆名若姨）譯的「傻子村」等七篇，先在國語日報發表，後來于民國六十年輯印成單行本，由王子出版社發行，現已四版。辛格的這本書原名是 *Zlateh the Goat and Other Stories*，曾獲美國紐伯利兒童文學獎。或許因為是兒童文學作品不及劉紹銘先生的「傻子金寶」受重視。但以譯作先後次序而言，「傻子村」應該是向國內介紹的第一本辛格的作品。

貴刊的書評及書目極受海內外重視，茲附上「傻子村」一冊，請查收並將此信惠予刊出。謝謝。

王子出版社 啓

十一月廿七日

敬啓者：

打從書評書目創刊，個人一直是最忠實的讀者，民國六十三年起，更加入訂戶行列，自己訂了一份，俾能盡情享受，現在閱讀書評書目已成每月必修課程，尤其最近數期的評介、兩宜篇、亮軒書話、書心、一得之愚等短評、專欄，都是精簡有力頗具參考價值

的上好資料，讓人百讀不厭，愛不釋手。

特此函謝，並給您們打氣。

讀者 李麗華 敬啓

六十七、十二、七

陳主編：

這期封面也很好看，我對書或雜誌的封面，另有一種看法：像人穿的衣服，「書評書目」是愈來愈會穿衣服了，穿也是藝術，一笑。

「關於小說技巧十四種書」讀完之後，發現你們漏了丁樹南先生另一冊研究小說的書——經驗的河流，是「大地」出版的，書名文了一點，所以讀者不大知道，以後我們會改個書名的。

大地出版社 姚宜瑛 上

十二月十一日

編輯先生：

貴刊第六十八期的專題對兩報文學獎的作品和評審提出探討，內容十分精采，沈明進先生對於評審態度的意見尤其深得我心。

據我所知，讀了聯合報第一名得獎作品「老榕」和中國時報第一名作品「進香」後，大綱眉頭的讀者

不在少數。其中原因很多，如評審委員所提出的「寫得很草率」、「文字不十分好」、「需要大筆修改」、「處理的凝煉性還嫌弱」……等都是，除此之外，我以為兩篇小說忽略了文學的趣味性也是一個不可磨滅的因素。

不僅兩篇首獎如此，檢視其他得獎作品，我們發現「主題正確」或「主題嚴肅」是兩報文學獎作品的最大特色。換言之，大多數得獎作品非但「言之有物」，抑且是「文以載道」的。尤其是聯合報第二獎作品「放香魚」，探討空氣污染和河川污染的問題，不僅主題嚴肅，而且文中還引用了許多有關公共衛生的專業知識，在主題沒有限制之下，這樣的產品自然更能够討好評審委員了。

我並不是說載道的文學不好，相反的，我以為文學應以載道為原則，不過，作品之「載道」與否和其「趣味性」根本是不相衝突的，嚴肅的作品若能在文中穿插一些活潑的情節與幽默鮮明的對白，相信必能更加吸引讀者。西方的小說我不清楚，不過西方的電影再怎麼富有教育性、啓發性，觀眾看了也不會有沉悶或說教的感覺，作者處理小說和導演處理影片有其

相通之處，在這方面，我認為國內的小說作家應該多下功夫。

既然兩報文學獎並未嚴格限制主題，那麼，我以為只須選出得獎作品即可，不必從衆佳作中再強分優劣，何況得獎作者的身世遭遇，思想爲人和對文學的主張俱各有異，所以在文學上的成就也隨之而異，優劣殆無定論。這種淺顯的道理，想必評審諸公都很瞭解，無如礙於主辦單位的規定，所以祇好強分高下了。

以評審委員的「功力」，要從應徵作品中選出十餘件突出的佳作自然不難，但要區分第一第二，則殊屬不易。在這種情形下，評審委員訴諸個人情緒反應也就難以避免了。以「老榕」和「祁教授」而論，評審委員何欣認為「以藝術創作而言，『祁教授』這篇確是很好的，其他篇文字比較粗糙」，不過他還是「不會很喜歡」，「祁教授」，股張蘭熙也「實在不喜歡」，「祁教授」，既然大家都不喜歡「祁教授」，那麼藝術創作技巧很高的「祁教授」只能拿到第三獎也就不足爲奇了。反觀「寫得很草率」「需要大筆修改」的「老榕」，因為尋找自己的根源，主題值得推重，（股張蘭熙明知「老榕」寫得很草率，但因被其中所

提出的根所感動，而「倒喜歡」「老榕」了）以是能勇奪聯合報文學獎頭獎，甚至結構散漫的「放香魚」也因主題感人，對人生有所啓示，頗具社會意義，故也撈到了第二獎，凡此種種，都告訴我們，沈明進先生說評審委員「厚愛故事感人、主題正確、反映現實社會的作品」和「『不喜歡』『喜歡』成爲判斷作品高下等第的唯一尺度」都是有憑有據的，李昂對兩報文學獎首獎作品的批評亦頗中肯綮，他們的意見相信會得到評審委員的重視才對。

黃忠愼

六十七、十二、十三

編輯先生：

謝謝貴刊在六十八期刊出拙函。

我應允將在近期內摘譯出「五四運動史」的第七章：「新文化運動的擴展」，現已着手進行中。但因諸事纏身，進展緩慢，勢必無法在六十九期刊出，特佈快函向您及讀者們請罪，盼能在七十期或七十一期完工。

有勞等候，千萬祈諒。

茶陵 拜上

編輯先生：

六十七年十二月十四日

六十八期封面又以一種新面目出現，可喜！不拘於一格的作法，您們又邁向一大步。

「古書新評」何以幾期之後消失了？盼能再見到該欄。

××老弟：

斗六一讀者 上

很驚異我們那天的一番閒談，居然以那種顯着的方式在『書評書目』上出現，使我深覺赧然，也深覺愧對讀者。「對談」——在『臺灣文藝』上已做了整整兩年，期期有新的面貌，也有新的內容；記憶裏在我國的文壇上，似乎是我首先正式用了這個詞的。在我的感覺裏，「對談」應是極端嚴肅的，而且必需有週詳縝密的事前準備。這就難怪它能深受讀者的歡迎，而目前我在民衆日報上所做的「每月對談」以及「對談評論」，也都那麼叫座了。但是我們那次的交談，不僅沒有任何準備，而且還是你來「突襲」舍間的產物，因而交談中沒有任何探討的意圖，祇是信口開聊罷了。許多資料性的東西，僅憑印象，過後翻查發

現小有錯誤，如羣像新人獎是每年一次而非兩次，這些錯誤雖小都使我十分狼狽。

以上的話，毫無責備的意思，你我莫逆，所以有這些多餘的話寫來給你，想來你也不會在意是不？剛收到一個朋友的來信，談起了上期副刊問題專輯及文學獎的評審問題。這位朋友的讚揚以及一些話，正好也道出了我的內心，所以不憚煩地抄奉，也算是我給你一番「回聲」吧。

肇政兄：

（首段略）副刊之到今天，編者說難不難，說易却是不易，這只要從『書評書目』上上期許多論副刊的文章中可以看出（我認為那是『書評書目』創刊以來最有意義的一期）。讀副刊的人多不是等閒之輩，每人的看法都能持之成理，編者要顧慮這些高級讀者，也不能放棄普通讀者，自然更要秉承老板的意旨（主要的當然是爲了拓展銷路），夾在中間的味道，可能也有些苦兮兮。創新？守舊？反正不能面面討好。我看你在那期也沒有說上幾句話，如人飲水，冷暖自知，真正的话，反倒不能坦白說了。

這次兩報文學獎的對談甚獲我心，有些事情是不能比的，只要這件事能够產生一點意義就對。評審之難，人人盡知，之所以仍有批評「評審」的許多話，拙見認為基本原因只有一個：那就是應徵稿中，正巧沒有確實超水準的作品。如果真有那樣的作品，評審員固然不會為難，讀者更因佩服於作品的力，連帶對評審者也有了好感。譬如這一次宋澤萊的「打牛湳村」膺選為推萍首獎，事後我所看到的提及這篇文章的文章，盡皆讚譽之辭，雖然沒有人提評審到公平，可是不也就默認評審公平了嗎？或許是第個人的看法，我

總以為今年兩報的文學獎，小說部門的感動力和影響力，實不如報導部門。當然報導部門的名次也是見仁見智各有不同，鄙意「臺灣的書院建築」應得第一，因為作者學殖深厚，而其情感也是深厚中醞釀出來的，不是像某些人那樣從外面去感覺，一觸即發，發過亦並無多大餘韻。

總而言之，如果明年還有文學獎的話，希望有更好的作品，那就是讀者之福，亦是評審者之福。

弟 駱 璜 上

肇 政 十二、十七

故國啊！您令人魂牽夢縈！

華振之著

故國神遊

第一集 45元
第二集 55元
第三集 50元

合購 120元

當史地讀也可，當遊記讀也可，當文學讀也可！